

毛体六学记

张遵俭

(湖北省图书馆)



毛坤先生字体六，四川宜宾人。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。历任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教授、教务长；四川大学教授。一九六〇年因病逝世。著有《中国目录学》、《目录谈

概》、《中外目录学与目录学家》等书。

体六先生才思敏捷，天禀过人。早岁曾游井研廖季平先生之门，故于国学独具根底。他到北大求学时，赶上了“五四运动”的余波，他如饥似渴地多方接触西方学问，视野顿时开阔。他治学的道路也就逐渐明晰了。

三十年代，毛体六先生主持文华图专讲坛。学生问他：“您讲的是中国目录学，某某老师讲的是西洋目录学，中西目录学之间，短长如何？”他笑着说：“我讲中国目录学，我也研究西洋目录学。中国目录学里面好的东西很多，我都讲。西洋目录学里面的好的东西，我也要。凡是好的，我都要，都讲。”这一段话很重要，这是他的目录学思想定了型以后说的。

体六先生确实非常留意西方学问。他曾为了了解欧美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，亲自译述美国人萨费基(E. A. Savage)所著《图书馆史》。每天清晨边读边译，历时一年译成。他从中吸取有关“西方藏书之沿革”部分，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。现在看来，他置身于文华图专那样的环境之中，从事目录学的研究和教学，走“中学为体”而融贯中西

的道路，是必然的。

毛先生既以治目录之学为毕生之业，他就为自己订了一个写作计划，决定写成一部系统地论述目录学的著作，内容包括：(一)通论，(二)著述上下篇(上篇中国，下篇外国，下仿此)，(三)刻印上下篇，(四)装璜上下篇，(五)收藏上下篇，(六)部勒上下篇，(七)目录上下篇，(八)校读上下篇，(九)结论等九个部分。这部书稿体制宏伟，涉及面很广阔，始终未能脱稿，更未出版。现在可惜的是，除了第一章《通论》之外，已经写成的其他部份，都已不知去向了。我们从书稿的目次可以窥见毛体六先生对目录学研究范围的见解。对此，他在《通论》里作了进一步的阐释：

“本书所拟定研究之范围约有七端：一曰著述。凡著述之源流、工具、方法、著作权等是。二曰刻印。凡刊刻之历史、方法、种类、处所等是。三曰装璜。凡书笈之装订、璜饰、修补、抄配等是。四曰收藏。凡历代官私藏书之机关与夫搜罗之法、藏护之方等是。五曰部勒。凡历代书笈分类、编目、管理之沿革变迁等是。六曰目录，要籍解題。凡各家对于目录之论述与夫藏书之重要目录等是。七曰校读。凡校勘、句读、辨伪、评介诸法均是。”纵观上述目录学范围七大项，实际上是把书史学、校讎学、编目法、分类法、版本学、藏书史都包罗进去了。这可以说是传统目录学家对这门学问的最后的概括。但从字里行间，也可以体察到西洋目录学的感染。二十年代，英美目录学著作在

我国图书馆界开始流传，毛体六先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从事研究工作的。此后，欧洲大陆的目录学观点也曾被引进过，但影响甚微。再后，⁸⁵苏维埃目录学传入中国，形成一般巨大的推动力量，使我国目录学面貌顿然改观。可惜毛先生晚年多病，日常与药物为伍，对此已不及见了。

英美目录学给我们送来两个名词：一曰 Bibliography。二曰 Catalogue。前者译作“书目”，后者译作“目录”。我国的目录学发达得比较早，“书目”与“目录”这两个名词，同时并用已千余年，对其含意有何不同，历代学者向不深辨。在这两个英文名词传来以后，早期的一种解释是：目录(Catalogue)指各图书馆陈列供读者使用的卡片目录；书目(Bibliography)指各种书本式目录。后来，把两个英文目录学名词的含义描述得完善了一些：目录指一地一时的实际藏书；而书目所录，不限一地一时的收藏，甚至知见无所不包。五十年代，我们看到苏维埃目录学也使用这两个名词，并且完全因袭英美目录学的陈说。这就更加桎梏了我国目录工作者的思路，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两个名词，惟恐混淆。直到一九八一年两大学合编的《目录学概论》问世，开宗明义地提出“……目录，即书目”的论点(原书第一页)，才算初步明确了这个问题。实际上，毛坤先生在三十年代，对这两个名词的用法，是做过论断的。

他说：“……余个人之意，书目亦目录也，目录亦书目也。书目只限于书，目录所录，固不只限于书。且目录之名，由来已久，故予不用书目而用目录。刘国钧洪有丰于Bibliography亦译作目录学。杜定友《校讎新义》必将二字分用，乃名词之争，非内容之争……《汉书艺文志》目录也，宋史、元史、明史艺文志不尽为目录矣。《海源阁书目》，目录也。《海源阁宋元钞本书目》，自海源阁言，目录也。自宋元钞本言，书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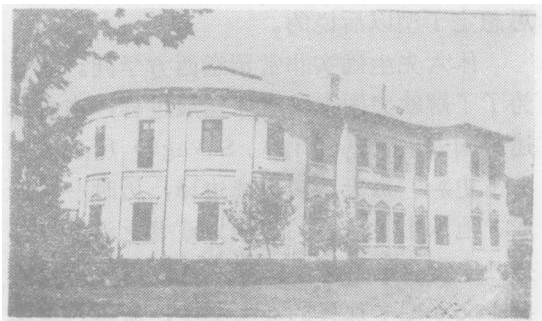
也。必欲将书目、目录截然分为二事，既同一书亦将离而为二矣。”(《目录学通论》)

对于“目录学的定义是什么”这个问题，毛体六先生在《目录学通论》中缕陈各家之说，但比较倾向于解题派。他首先这样说：“目录学之意义今昔不同，中外各异，以时地之限，见解之殊，各抒所是，理固然也。”

他接着说：“‘条篇目，撮旨意’子政对目录学之见解也。‘类例既分，学术自明’渔仲对目录学之见解也。‘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’实斋对目录学之见解也。”在列举各家学说之后，毛先生特意举示唐朝一个僧人的见解：“……惟唐释智升《开元释教录》谓：‘夫目录之兴也，盖所以别真伪，明是非，记年代之古今，标卷部之多少，摭拾遗漏，删夷骈赘，欲使正教论理，金言有绪，提纲举要，历然可观也。’可谓异军突起，别开生面之说。”

智升关于目录工作的论点，有两方面：一是它的编著簿录的任务，所谓“别真伪，明是非，记年代之古今，标卷部之多少”，意指此。另一是它的学术史的任务，所谓“正教论理，金言有绪，提纲举要，历然可观”，意指此。

二十世纪早期，我国学者谈到目录学这门学问，往往推重释氏著作，梁任公、陈援庵、姚名达莫不皆然。毛坤先生治学，泛濫古今，旁及外学。他欣赏智升，原是无足怪的。



文华公书林旧址